

紅玫瑰



# 紅玫瑰

李鴻梁著



HL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一日出版

全書一册  
實價二角

紅、玫、瑰

版權所有

著作者 李鴻梁

發行者 黃濟惠

印刷者 梁溪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梁溪圖書館

分館 杭州保佑坊

代發行所 各省各大書局

# 紅玫瑰序

不錯，

愛確是人生生命底源泉；一個人假使沒有了愛，那麼，他底存在不過和化石一樣地在空間占了個位置罷了：

這是很真確的話。然而正唯如此，愛是極不容易犧牲的。犧牲了自己底愛，去成全別人底愛，據我想，人世間也許未必有這一回事，如其這所謂愛，是真誠的專一的熱烈的愛。

愛是創造的，不是占據的，這句話也是很真確的。愛的創造，是兩個愛人間相互的創造。正如雕塑的藝術，各把對手當作核心，而從事於創造的工作。然而愛底雕塑，是無形的，自己創造，只能供自己底賞鑑；不比有形的雕塑藝，術品既成之後，不妨移轉於別的賞鑑家。所以愛，人只能獨有而不能共有。所謂獨有，好像和



占據無異，其實不是占據。因為這種無形的藝術品，一經被奪，創造作用便完全毀滅了。至於選定了唯一的核心，胸中構成了創造的圖樣，還是不會得到核心底許可而讓他從事工作的時候，似乎也不妨拋掉了而另選一個吧。但是凡被選定的核心，總是被認為最合宜而不能有二。所以這種不能有二的核心，要是彼奪，是愛的藝術家最難堪的事。犧牲了自己選定的唯一的核心，讓給別人去創造，所謂愛的藝術家，是不會有這樣的大度的。要是有，便是一個超人。這就是愛的三角關係絕不容易解決的原因。因此，愛的三角關係中一種解決的方式，就是失戀者方面，最後往往出於自殺的一途。以自殺殉愛，而解決三角關係，這科行為底是非善惡功罪，我們既不是宗教家，又不是道德家，法律家，用不著作什麼無謂的判斷。我們既然避開了這種判斷，便覺得這件事是不外乎人情的。至少，我們可以從這一點上認識他愛底真誠，愛底專一，愛底熱烈而寄與以一種悲憫的同情。我曾說那些宗教家，道德家，法律家，無論怎樣給自殺者以為非為惡為罪的判斷，而我們對於自殺者中

的兩種，卻不能不反抗他們底斷案，而作例外的原諒的要求。其一，是食的問題的自殺者。我們設想有一個人，窮到謀生路絕，求乞無從，作賊不願，忍不住飢餓的時候，除了自殺以免除苦痛，更有那一條路可走？其二，是性的問題的自殺者。我們設想有一個人，選定了一個唯一的愛底核心，預備相互間作真誠的專一的熱烈的愛底創造；而不幸這個核心，竟為第三者所奪。這時候覺得雖然活著，也是生趣毫無；那麼，以死殉愛，而出於自殺的一途，也非非人情以外的事。其實，這兩種自殺的慘象，有許多還是現代的宗教家，道德家，法律家所造成。他們不負這種造成慘象的責任，而反信口雌黃，作成謬妄的斷案，實在是絕不公道而且不近人情的事。所以我覺得於否認自殺論者底斷案中，不能不給上述兩種自殺者要求特赦。在這要求特赦的呈文裏面，對於性的問題的自殺者，除上述的理由以外，還可以提出一種特別的理由來給他們辨護。這一類的自殺者，往往以為死了以後，可以將靈魂永遠依著唯一的愛人底左右，也可算是達到了愛底目的（其中以死表示離恨報復，

不是從愛出發的是例外了。其實，這話只是一種理想，未免太虛玄了。我以爲因爲失戀而死，是斷絕愛源的一種方法。在他們既然認定了這愛底核心是唯一的核  
心，自然斷難割愛。因此有生一日，便一日不能割斷這一縷情絲；只有自殺以後，  
把情絲底出發點消滅了，這情絲便不割而自斷了。所以這實在是一種斷絕愛源的方  
法。行此方法，以免除自己的苦痛，和三角關係的糾紛，也未始不能算是適當的  
呵。

總之，犧牲了自己的愛，去成全別人底愛，是超人的行爲；因爲失戀而不得已  
自殺以斷絕愛源，是人情以內的行爲而一方面犧牲了自己底愛，去成全自己唯一的  
愛人底愛，一方面終歸於自殺以斷絕愛源，這卻是從超人的行爲而歸結到人情以內  
的行爲了。

這一本五幕劇本紅玫瑰，是我底朋友李鴻梁先生所編，於五月間寄給我，而要  
我給它做一篇序的。我不是藝術家，又不是藝術批評家，於編劇的藝術演劇的藝



術，可以說是完全外行，所以對於劇本底藝術如何，不敢——而且也無從——說些外行話來塞責。

現在我只能憑著上述的我底見解，來判斷這劇本中所創造的主人公紅玫瑰。這紅玫瑰很有點像活屍中的費低巫；不過費低巫是男性，而紅玫瑰是女性，費低巫是個弱者，不能立刻自殺，而紅玫瑰卻能立刻自殺罷了。至於他們在犧牲了自己底愛，去完成別人底愛的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在這一點上，費低巫和紅玫瑰底行為，實在都是超人的行為。但是他們底最後，卻又都歸於自殺。這兩人底自殺，與其說他們是藉此犧牲自己底愛，以成全愛人底愛，不如說他們是藉此斷絕自己底愛源。試看活屍中的費低巫臨死的時候，對麗沙說：

「恕我沒有別法……讓你自由……這不是為你……是為我……我早已……準備今天……」

這劇本中的紅玫瑰臨死的時候對靈真說：

「我……我並非要你底感謝……因為我要顧全愛情，所以我不能不犧牲我底愛情。我不肯做愛情底讎敵，我更不肯讓我底愛人沈淪在絕望的深淵裏，所以我咬著牙齒把我底心一片一片地撕碎，拿我底心底碎片去補我底愛人底心痛<sub>的</sub>創口。……但是我底心終究是碎了。唉！只要愛情完好，心就讓它碎罷。序現在我要戴上我殘萎的花冠，走進我最後的安息地去！」

所謂「這不是爲你……是爲我！」所謂「我並非要你感謝，……心就讓它碎罷。現在我要……走進我最後的安息地去！」這就是所謂自殺以斷絕愛源，藉此免除自己底苦痛，和三角關係底糾紛的行爲，是從超人的行爲而歸結到人情以內的行爲了。如果費低巫和紅玫瑰只是犧牲自己底愛以成全愛人底愛，而沒有最後的自殺，我們只能說活屍和紅玫瑰中所寫的是不合情理的超人底行爲。但是他們結果卻都歸於自殺，便可見這兩本劇本中所寫的並不是超人，而更足證明人畢竟是人，不能出乎人情以外，做超人是不可可能的了。

不錯，

愛確是人生生命底源泉；一個人假使沒有了愛，那麼，他底存在，不過和化石一樣地在空閒占了個位置罷了。

與其做化石，與其不願做化石卻之不能不跟隨化石一樣的生活，不如自殺！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廿二日夜，大白序於上海江灣復旦大學。

# 紅玫瑰目次

劉太白序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第五幕

# 紅玫瑰目次

劉大白序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第五幕

# 紅玫瑰

## 登場人物

靈真，畫家，二十餘歲。

紅玫瑰，名妓，二十歲左右。

蒲光，富翁，四十餘歲。

雲茵，蒲光的養女，十七八歲。

掃月，靈真的僕人，十五六歲。

醫生。

王二，蒲僕。

新發，蒲僕。



## 一 第 幕

台底右後方爲門，門內立畫屏，右前方說一畫架，上架半成的肖像畫一幅。台底左後方置一沙法，上方爲窗，外爲花園。沙法底後方垂一密色布幔，幔左前方底地上，擺一大瓶殘花和枯葉。

### 幕 展

雲茵穿着破衣，斜倚在沙法上。靈真穿着畫衣，在畫架前作畫。

靈 你吃力嗎？

雲 還好，你呢？

靈 我倒不吃力，我恐怕你底腿坐酸了。我看還是休息休息罷！

雲 也好。（離開沙法。）

靈 （將畫幅立於大草瓶前，退後幾步，與雲並立看畫。）美極了！你穿了這件

破衣，愈加顯出你底美來了。像水上的明月，被微風吹破了一樣的美；像水

仙花上黏着了些雪片一樣的美。……真美！……我相信在美人身上，無論怎樣，都掩飾不掉她底美的！你看她底眼睛，多美呀！天上底星子……只能比她底靈敏；荷葉上的露珠……也只能比她底明淨。它們都不能有她（看伊底眼睛。）這樣熱烈的愛情的蘊存。你看她底小嘴，比那將要開的梅花苞子還要溫潤。你看她底頭髮，比乳羊底腹毛還要柔嫩。她是一切都比不上的呵！這布面上的我，已不是純粹的我了。已經與你的靈魂融化過的了。但是畫面以外的你，難道還沒有融化嗎？

雲 內心雖……（低頭）

靈 雖什麼？

雲 內心雖融化，但在客觀方面總還是你我兩個。

靈 那末我們……（擁抱）雲掙扎。紅玫瑰上，在屏後偷聽，臉上露出很難過的樣子，慢慢地退出。）

雲

（掙脫，奔至沙法上伏着。）

靈

（臉上現出很懊悔的樣子，走到沙法前。）很對不起你，請你恕我！這是我一時熱情底流露，所以把你底前約忘記了。因為愛情是冒險的，不顧忌什麼的。它要破除一切的一切，在千丈岩壁上，親那甜蜜的嘴。它抗拒一切不可抗拒的事，在人心中喚醒被一切壓倒的靈魂。從前人們，想了種種威嚇的，迷信的方法，想避免這不可避免的誘惑；但是不過是一種遮隔山林的霧氣罷了。或許在這種霧氣裏，反能增高它出於意料之外的力量，使他們的親嘴格外奇特些。愛情的路上的荆棘，就是蜜蜂尾上的毒刺。蜜蜂雖然有這可怕的刺，但她却能造出甜美的蜜。雲茵，你不要因為這可怕的毒刺，就把那甜美的蜜拋棄掉了！

雲

（微起）我並不是怕什麼，我是因為想要延長你的希望，保全你底幸福起見。我相信只有希望的道路上，能夠找到真的幸福。所以我們想增進我們底

幸福，應當延長我們底希望。滿足是隕陷底開始，在滿足的極峯上站住是的，除非是愚人。

靈 你底意思，我很懂得；并且非常感激你。但是這種思想，未免太偏於理想了。（坐在伊底身旁。）

雲 我並不是不承認滿足有相當的價值，不過它底價值，很容易消失的。剛才的事，不過是在愛情上的一種方式，一種手段罷了。倘若以這種方式為愛情底開始或終極，那末這種愛情，未免太單調了。至於想用這種簡單的動作，為鞏固愛情的一種手段，那就更拙劣了。這不過是愛情底一種偶然的遊遊戲，決不是愛情底要素。

靈 照你這樣說來，真正的愛情，在外表上不必一定要有一種表示？

雲 是的，但也不必一定沒有一種表示。火山裏的巖石，到了某種程度，它自然會噴射出來。到那時候，宇宙間的一切，都會融化在這熱烈的，糖飴似的流

巖裏的。你不能以這一時的衝動，當作愛情底究竟。所謂戀愛，決不是單以感覺爲本位的。（蒲光上，在屏待竊聽。）

靈

但是我以爲世界上一切的事，都是從這偶然的衝動發生的。衝動過去了，什麼都完了。人生就是這不斷的衝動底綿延。愛底衝動，就是生命底焦點。——生命能在這焦點上燃燒着，使生命底前途發出光明。雲茵，來，轉過來！我要看你底眼睛，我情願死在你底純潔的眼光裏。和小綿羊睡在溫和的日光底下一樣；和吃飽了奶的嬰孩，睡在充滿了愛的母懷裏一樣。請你將愛的光明，照透了我底屍體，使它分解，蒸發，彌漫在你底周圍，隨着你底呼吸，流進你全身底每一個細胞裏。這每個細胞中的我底心裏，都含着一個你……

（蒲光走出圍屏，默然地站在他們底面前。）

靈

（起立）啊，蒲先生，請坐。

蒲

哼！你們剛才講些什麼？

靈 我們！……

蒲 （搶着說）你不應當愛一個你所不應當愛的人！

靈 爲什麼呢？爲什麼我不能愛她呢？

蒲 這個你可不必問。

靈 哈哈，這才笑話呢！

蒲 哼，老實告訴你罷，她已經有了她應當愛的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雲 我……我沒有。

蒲 胡說，你不要受他那種輕薄的誘惑了！他對於你都是假的，他底情人正多着呢，還能輪到你嗎？咳，你底癡夢醒醒罷！

靈 蒲先生，有證據嗎？

蒲 哼，證據嗎？你不是和紅玫瑰很要好嗎？

靈 要好是要好的，但是你何以知她是我底情人呢？



蒲 這個我可不管，我不能在一個不應當愛她而你一定要愛她的人底跟前來做你底辯護者。總之：在名義上我是她底老子，她是我底女兒，我至少也有一部分的分權力可以顧問。我不能眼看着我底女兒受人家底欺騙。我要救護她，使她自己覺悟，使她自己在一個欺騙她的人底人手裏醒過來，這是我做老子的應盡你責任。（對雲）你底衣服呢？趕快去換了來！（從口袋裏拿出皮包來，對靈）這里，是一張五百元的支票，請你收了；肖像，請你給我帶了去。

靈 這幅肖像，雖是你們請我畫的；但是也要趁我的情願。倘我不情願時，那怕你五百塊錢，就是五千塊錢我也不畫的。因為我不能用我底藝術作品，去裝飾那金錢權威者底神龕。這五百塊錢，請你收回，我用不着。我們藝術的世界上，找不出可以儲藏這從白骨堆裏覓得來的金錢底儲藏所。

蒲 嘿，靈真先生，你底話，我却有點不懂。你說我底錢是從白骨堆裏面找得

來的，但是雲茵就是這些錢養大的呢！我看免得污了你們底藝術世界，還是……

靈 咳，金錢在現在社會上，雖是萬能，但是沒有社會，那怕你把她埋葬在錢堆裏面，恐怕也沒有什麼用處呵！

蒲 現在我沒有這麼多的工夫和你來爭論這些無關緊要的問題。（看雲茵）咄，爲什麼還不去換衣服？去！

雲 我……

蒲 我什麼？

雲 我不願意回去。

蒲 什麼？你不願意回去？……哼，這真笑話呢！你不要說那些你所沒有權力得到的說話！你應當明白你自己，應當明白你現在所處的地位……嘿，豈有此理！……不願意回去！（向門外）王二，來！（向靈真）靈真先生，她底

衣服放在那裏？（王二上，雲茵慢慢地走入布幔。）

先生，無論你有怎樣大的權力，你也祇能拘束她底肉體呵！

蒲 肉體不肉體，我都不管，我只要把我所要做的事，照我底意志做去就是了，其餘的我都不知道。

（雲茵換了衣服走出布幔。）

蒲 去！

雲 ……（向靈真望了一眼，然後慢慢地走向門去，蒲隨之下。）

## 第二幕

台底後壁右方，爲通內室的門。左方斜角設一古董架，上擺古董數件。左壁前方爲通外來的門，靠右有一沙法；沙法下，設一門可通地下室。台底中央，設一小圓桌，幾把椅子。壁上掛滿了字畫，陳設得很宮麗。電燈放着

光，懸在室底中央。

## 幕展

蒲光與紅玫瑰對飲。

蒲 這件事實在很有些爲難。

紅 她現在對你的態度怎樣？

蒲 她嗎？她好失掉了魂一樣，有時很強硬，有時簡直不來睬你。……你想像這樣子，還能長久下去嗎？

紅 哼，你們男子還怕女子底不睬嗎？我看你這幾天同她一樣，何嘗還有什麼魂在那裏。

蒲 (微笑)……

紅 那末，你想怎樣辦呢？

蒲 我現在真是無法可想，你有法想嗎？

紅 啊唷，你自己不會想法，倒要叫別人來替你想了。我沒有吃得這樣的空。

蒲 那末怎樣辦呢？

紅 想不出法，只好不辦。

蒲 不是你底情敵嗎？

紅 呸！不要臉的，自己想不到手，想叫人家來替你想法；并且還想將這罪名脫在別人身上來。哼，天下有這種便宜事？好了好了，我要去了。（立起）等忽兒事情弄壞了，還說別人底不是呢。

蒲 （竭力拖住）我不說了，不說了，請你略微坐一忽兒。

紅 你們男子總是如此，自己想做壞事，總不肯堂堂皇皇地去幹，想了種種狡猾的方法，利用了別人，就把自己底罪名完全卸脫在別人身上。

蒲 是，是，是，但是我不是想利用你，這不過是說了玩的。我以為我們相交也有好些日子了，大家都和自家人一樣，彼此有事商量商量，決沒有別的用

紅 我現在問你，倘若她始終這樣，無論你怎樣，她都不怕，你又將怎樣呢？  
蒲 這是不會的吧？

紅 這倒說不定。……萬一如此呢？

蒲 萬一如此嗎？那末我只得……用……強硬手段去對付她了。

紅 不怕輿論底攻擊嗎？

蒲 這怕什麼呢；這不過多化幾個錢罷了。

紅 那末，你用怎樣的手段去對付她呢？

蒲 現在我想再勸告她一次，她若再不服從；那末只得……

紅 只得怎樣呢？

蒲 只得把她關閉起來。……這是沒有法子的，在她身上費了多少心血了，況且

她底父親在世時，和我很要好，他既然委託了我，我不能不負保護的責任。

紅 (微笑)……



蒲 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近於殘忍一點，其實呢，我是好意，我很想她在這絕望中悔改過來。……我以為一個人在一無希望的時候，多少總會覺悟一點。即使有人不懂我底意思，說我殘忍，那末我也只得犧牲我底名譽。我不能因為要保全我自己底名譽起見，而辜負了我老友底委託，放棄我保護的責任。

(王二上向紅)

王 董府上打發汽車來接，說他家二老爺等着你。

蒲 混帳！你和他說：我現在有事要和……

紅 (搶着說) 不，這是我昨天與他約的。(看表，站起。) 現在已經十點鐘了，我要去了，明天見罷。

蒲 那末你明天到這兒來吃晚飯？

紅 明天……好的，我明天來。(與王二同下)

蒲 來！

(王二上)

蒲 收拾乾淨！(在烟盒內拿了一支雪茄。)火！(王擦着洋火，替他燃着。然後把桌上的盤碗搬出。蒲在室內來回地走着，作深思狀。)

來！(王二上)新發呢？

王 送信去了，老爺有什麼事？

蒲 你去喊雲小姐來！

王 是。(退)

(稍停，雲茵上，垂頭而立。)

蒲 來，坐在這裏！(移動左近的椅子，雲不動。)我老實對你說，你還是醒醒罷，不要再去做那無益的夢了！一個人做事，要去前後仔細想一想，現在怎樣，將來又怎樣！……你是吃慣用慣的，一個畫家的進款是很有限的，他不能永遠有使你滿足的供給，這是一定的。所以在這種情狀底下生活是很苦

痛而且很危險的。我也是主張自由戀愛的一個，這是你知道的。因為有這種關係在裏邊，所以我不得不出來干涉你了。——這也不算干涉，不過是忠告罷了。況且你底父親親口託我的；即使不託我，我也不能眼看着你受苦去。這是我情願的，真正的愛情是顧不到這些的。（語聲漸低）

蒲

哈哈，你真厭了，這是理論上的一句好聽話。你看那許多比你學問好的，比你有錢的，她們非但想尋一個能供給她們任意揮霍的丈夫；而且她們還要拿丈夫底財產，或是丈夫底老子底財產，在別人跟前誇耀着。現在你倒反去找一個窮光蛋，這非但你個人底面子，將來連我底面子都給你帶壞了。我化了許多錢，給你讀書，你不能拿了十幾年所受的知識，去換一個連麵包問題都無把握的生活。

雲

這些話請你不要說了，我也聽夠了。總之，愛情不能以金錢為標準的，我不能以我底肉體，去做我任意揮霍的交換品，也不能做裝飾別人面子的犧牲

者，這就是十幾年所受的知識底結果。這實在是你害我的，或者也許是自己害自己；但我始終是感謝你的。雖然有許多女子，拿了知識去做她們底裝飾品，去做她們能夠任意揮霍的資格，或者去抬高她們自己底身價。但是我不能夠，我不能拿了知識來提高寄生者底位置。更不能以愛情爲達到他種目的的工具！

蒲

但是你無論怎樣高尚純潔，沒有飯吃，終逃不了一個餓死呵！

雲

餓死就餓死，這也沒有什麼希奇的，我只要情願。

蒲

總之，你對於我終不能一點沒有報酬。我也不要你感謝，只要你……

雲

只要我什麼？

蒲

只要你把我前天所說的，答應了我！

雲

前天所說的是什麼？

蒲

你不要假裝不知道了！一個人，應當漂亮一點，爽快一點！我又不是只和你

說了一次兩次，而你終是怎樣吞吞吐吐的。其實呢，這也是平常的事，用不着這樣再三商量。不過我是因為尊重你底人格起見，所以不得不鄭重一點。好了好了，這種好聽話請你不要講了。在你底眼睛裏的我，還會有的人格嗎？想別人底肉體做報酬的人，還要講什麼人格不人格呢！

噲，你不要太不知好歹！平心而論，我沒有待差了你，你不應當屢次用這種非禮的說話來唐突我！你不要不識抬舉！噲，只要有錢，什麼事都可以做，難道世界上比你好的女子會沒有了嗎？嘿，你不要發昏！你有多大的學問，多大的見識，配來教訓我？我起初還希望你最後的悔改，現在你既固執到如此，那可不要說我不好！你再仔細想一想！

雲 我不願意再和你說話，你要怎樣就怎樣，我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弱女子，（嗚咽）由你……任意……欺侮罷！……可是你底目的……恐怕今生難達了！（大哭，高聲。）你這惡賊！你怎樣對得起你地下的老友呵！（放聲大哭。）

我不願意聽女子的哭聲，來！……王二！（王二上）你把開地下室底鑰匙去拿來！

是。（退）

蒲 不到黃河心不死，嚙，恐怕到了黃河死不及呵！

雲 我不願意聽這些惡俗的聲音。（奔出）

蒲 （急拖住）往那裏去？沒有這樣便宜！王二，快點！怎麼找一個鑰匙，要找這麼半天！（王二上）新發呢？快去喊來！（王退）不准哭，這裏不是你哭泣的地方！

（王與新同上）

王 小姐不要這樣哭，老爺終是為好，說你幾句；怕什麼呢？又不是小孩子……

蒲 不要和她多講，把沙法搬開！

王 是，是。（王與新把沙法移開。）



蒲 你把那門開開！

王 是，是。（將地下室門開開。）

蒲 （對雲）怎樣？還是自己下去呢，還是叫他們幫助你？

新 老爺，小姐有什麼不好，老爺儘可以責罰她，何必如此動氣呢？

王 小姐冒犯了老爺，叫她賠罪就是了。（對雲）雲小姐，你在老爺跟前賠個不

是就是了，何必這樣硬氣！

蒲 你們不必多說！（對雲）怎樣？快點下去！難道要等到動手嗎？

（跪下）求老爺饒她第一次，小姐年紀輕，求老爺寬恕一點罷！

胡說，你們知道什麼，站起來！

.....

聽見了沒有？

雲 我無罪可想，還要求他幹什麼呢！你們站起來罷！（王與新慢慢地站起。）

他既要我下去，我也很願意的，但願再不到地上來！（高聲）唉！地上實在太險惡污濁了！以金錢的權力，作種種的惡事；作種種的惡事，謀得自己底幸福。……唉！幸福是容易過去的，但罪惡是永久地刻着的呵！我不願意再看着人們在時間的軌道上刻着一條一條的罪惡底形跡了，再會罷！（慢慢走下地下室去。）

## 第三幕

台底左後角，斜設一牀，牀頭懸一淡綠色沙罩的電燈。牀前一小桌及高背椅數把。牆上懸着未完成的雲茵底肖像畫。左後角立石膏像一，旁有窗，窗上懸淺橙色窗簾，陽光自窗間射入。右前方設一門，外通走廊，廊下樹木隱約可見。

## 幕展

靈真臥林上，掃月洒水掃地，掃畢焚香於爐。

掃 先生，今天好些沒有？

靈 唔？今天……好像好些。

掃 先生，昨晚大風把葡萄棚吹塌了一角；薔薇花底竹籬也吹倒了。

靈 唔！你去看，外邊好像有人。

掃 沒有。

靈 好像有腳步聲。

掃 （走到門口望了一望。）沒有。

靈 噢，葡萄棚吹塌了？

掃 是的，薔薇花的竹籬也倒了？

靈 別的花有沒有壓壞呢？

掃 別的花倒還好，不過折斷了些細枝了。

靈 雲茵小姐送來的那兩盆「漢宮秋」？

掃 那兩盆花，我擺在窗下的石櫺上，沒有吹折。」

（靜默）

靈 你把這石膏像搬到別處去！我不願再看這種完全肉的作品，你給我快些搬開去！（掃月抱石像出）

（紅玫瑰上）

紅 你今天好些嗎？

靈 （坐起）多謝你，好像好些，請坐。

紅 （坐在床前椅上）怎麼那個石膏像搬出了？

靈 是的，這個石像，我看了討厭極了。像這種的作品，「木乃伊」，還比它真實一點，何必硬要用了別種材料去模仿呢？用了死的材料，模仿死的事物，製作出死的東西，這真是太無聊了！藝術家沒有別的使命，他就是能夠使那沒有生命的東西活了過來。像春風一樣，使蛰眠的宇宙得着了生命，使枯燥的

人生得着了滋潤。這才是真正的藝術呵！

紅 今天醫生來過了沒有？

靈 沒有，其實我底病用不着醫生。

紅 我剛才已經打電話去叫過了。我以個一個人害了病，終還是請醫生來瞧瞧，靠得住一點。

靈 錯是不錯的，但是我底病，不是藥石所能治療的。

紅 那末既然自己知道病根，何不自己治療呢？

靈 唉！……我自己確是知道自己底病根，但我却沒有這麼大的力量來治療自己呀！

紅 你現在心裏覺得怎樣？

靈 說倒也說不出，不過好像覺得有一塊大石終日地壓在心上一樣。（沉默）  
唉 幾時能夠開這一塊大石呢！

紅 這是你自己心上的束縛，應當自己去找尋解脫。你爲你自己底身心安全計，你應當在苦痛中用着更苦痛的方法去尋求快樂！

靈 對是對的，我有時也想這樣做。但是不能，我沒有像你所說那麼大的力量呀！

紅 人底心靈除了自己以外是沒有別人能束縛的。

靈 是的，但是愛情是例外的呵！愛情能把這自由自在，放縱無際的心靈束縛起來。它底力量，比什麼都大，炮火轟不壞它，刀鋸割不斷它，洪水不能衝決，猛獸不能消化。愛情是一條剛不能勝，柔不能克的專束縛心靈的繩子呵！

紅 這倒也不盡然，在現社會，恐怕力量比它大的東西還有着呢！

靈 這不講現社會不現社會的，除非你不發生真正的愛情。真正的愛情，無論太古，以至於世界末日都是一樣的。

紅 恐怕未必吧？

靈 未必？那末依你說是怎樣呢？

紅 這不是我的創說，是實際情形。

靈 我不懂你所說的。

紅 （立起）不懂嗎？在現在社會裏，比愛情力量大的就是金錢。你懂了沒有？

它能製造愛情，購買愛情，掠奪愛情……

靈 （掩耳）好了，好了，不要講下去了！我底耳朵容納不了這些卑鄙惡俗下之

又下的說話。

紅 卑鄙雖卑鄙，但是事實終是事實。

靈 唉！（勉強回答）你所講的是另一件事，與愛情毫不相干。這都是那些沒有

愛情的人底推托辭罷了。你以為雲茵的被他關了起來，就算是金錢底勢力

嗎？可是他所關的是雲茵，不是愛情。哼，愛情是關不住的。



紅 哼哼，你還在那裏做夢……愛情是關不住的。

靈 怎麼？

紅 老實告訴你罷，他關的雖不是愛情，但是愛情已經降服在金錢權威之下又怎麼樣呢？她現在已經在她底寄父跟前，懺悔她以前一切的不是；她底寄父也頗有放她出來的意思。

靈 這是很好的事。她被關禁的消息傳來，在我心上確是一個很若痛的刺戟。所以她現在能夠釋放，當然是我所希望的。至於說，降服不降服，這倒與我沒有什麼關係。她不能叫我不愛她，而我也不能叫她硬愛我。個人有個人底意氣，有個人底願力，誰也不得干與誰的。況且我心裏的她，決不是像你所說的。

紅 但是……但是你底苦痛是沒有解除的日子了。

靈 我自己確是沒有這樣大的力量，不過苦痛雖是苦痛，甜蜜終還是甜蜜的呵！

愛底味兒，就是甜蜜的苦痛。

（沉默）

靈 我常常聽見她很悲慘的哭聲，看見她顫抖着的長髮披在我底膝上，仰着臉，微動着她那褪了色的小嘴唇說：『我底心碎了。但是心雖碎，淚珠兒終是甜蜜的。』……唉，淚珠兒終是甜蜜的。……昨晚你去了以後，我哭了半夜。

我想用我底淚水來淹死了我底肉體，使它溶化在這甜蜜的愛泉裏。

紅 你還是靜靜，不要胡思亂想了！

靈 我想人間的苦痛，有熱淚可以洗滌呵！

（掃月導醫生上）

啊，汪先生，早！

蜜斯早！

靈 醫 紅  
請坐。

醫 你今天怎樣？

靈 略覺好些，不過晚上仍舊睡不着。

醫 是的。（對紅玫瑰）這是用腦過度，神經一時不能復原的緣故。（走到床前，以體溫器插入靈真口中，坐下，診脈。（暫時啞場）診畢，取體溫器視之。）

紅 此刻幾度？

醫 三十八度四。（開方）請你不要多講話，須靜靜地安睡才行！（向紅玫瑰）你在這裏看護很好，我要少陪了。

紅 多坐一刻！

醫 不，我還有點事要去走走，再會。

靈 多謝你，要你勞駕！

（醫生下）

紅 (走到門口) 掃月！

(掃月上)

紅 你趕快去配一配藥！

(掃月持藥方下)

紅 我到廊下喂雀子去了，你還是靜靜地睡一回罷！

## 第四幕

台底右前方設一梯。左後方有窗，中格鐵柵。

幕展 全台昏暗，惟窗格中微有月光射入。開幕後靜默數分鐘，忽有燈光一

路從梯頂射下，即刻有一人影（紅玫瑰）提着皮包從梯上下來，詳察四周，

見雲茵默臥在右方地上。

紅 雲妹……雲妹……是我，是你底紅姊姊來看你了。你別怕，起來，我有話要

和你說呢！

雲 (睜大眼睛，微起。) 你來幹什麼？此地不是你所應當來的地方，請你快點出去罷！

紅 | 雲妹，你不要這樣！我是冒了險來的，我有很緊要的話要和你說。

雲 (睡下) ……

紅 | 雲妹，你難道和你底好友講句話都不願意嗎？

雲 我此後再沒有關於我的緊要話了！請你快點出去罷，免得引起別人底疑心！

紅 此刻來，是沒有別人知道的，請你放心！

雲 ……

紅 不過此地不便細談，我們還是找一個相當的所在去細細地談一談，你以為怎樣？

雲 相：當：的所在，那可不行，這間屋子，就是這間屋子。再沒有別的相當的

所在了。

紅 我不是說這間屋子，是說這屋子以外的地方。

雲 你底意思，不是要叫我離開這屋子嗎？

紅 是的。

雲 這恐怕有點不很妥當。

紅 爲什麼呢？

雲 唉 地球雖大，而適於我的地方 恐怕很難找到吧！

紅 但是我們應當竭力去找。我們既不願意去適合環境；可是我們不能不去叫環境來適合我們。

雲 唉，我沒有這高大的力量，怎樣呢？

紅 這是你不敢去嘗試罷了。因爲你不敢，所以我今夫特地冒了險來幫助你，只要願意做，我們就可以照我們所願意的去做。

雲 我想你何必要幫助一個沒有能力的人呢？沒有能力像我這樣的人，在現社會是不應當得着人家底幫助的。

紅 哼哼，請你不要看錯了人，我不是要幫助有能力的人的人。有能力的人，也不必我去幫助他，而我也不願意去幫助他。

雲 是的，對不起。你底厚意，我非常感激，但我不能遵命。你有話，請你快說罷！

紅 唉，你爲什麼這樣固執呢？

雲 這也是出於不得已的呵！我不能再爲毒蟲嚼食了。我願等待我底命運的船把我送到最後的安息地去。我不願再見那些可怕的猶笑，和那種可恥的仁慈。我要把我底靈魂，從被人嚼食的肉體中救出，免得他們再發現更罪惡的事來。

紅 那末你底愛人呢？你不能因爲要想救拔你自己，而不願你愛人底陷落呵！



雲 因為愛我底愛人，所以我不能讓別人嚼食。我保全我底肉體，保全我底靈魂，就是保全我們底愛。

紅 但你底愛人底生命，就在你底命運的船上，卻怎樣呢？你既愛他，你不能只顧自己底安全呀！

雲 這並不是顧自己底安全，這正是解脫我愛人底莫大的苦痛的唯一的方法。愛並不是一定要肉體的聯合才能算愛。要知道肉體的愛是有壽數的，精神的愛是永生的。

紅 你何不和你底愛人擁抱着，一同解脫呢？

雲 這又何必呢？何必多此一舉呢？愛不在乎此呵！我們底肉體雖不擁抱，但是我們底靈魂無一時，無一地，不在擁抱。所以不必有這僅僅在形式上的一次表現。

紅 雲妹，你底思想確是高超極了；但在情誼上終有點不大說得過去。他因為愛

你，才引起了種種的煩惱；有了種種的煩惱，才發生了種種的苦痛，以至於成了病，而得不到相當的安慰。然而你還要拿你最後的死耗去刺戟他，（哭聲）他那顆稚弱的心，受得起這種刺戟嗎？在你確是愛他到了極點了；但他沒有知道你現在愛他的程度。他雖不會疑你變節；但他也不會想到你這種高超的思想。（哭聲）你既愛他，你應當給他一種相當的安慰，使他那顆幼弱的心靈不至於永遠飄泊在苦海的浪濤裏！

雲  
（嗚咽）我底心碎了！你……你……請你……把我底心……帶去給他看看罷！（大哭）

紅  
（跪下）你……你……你不能再……再這樣……

（忽然聽見梯門移動。）

蒲  
（在上面）怎麼，沒有鎖？

（紅玫瑰急起身，在皮包內取出黃強水一瓶，拔去塞子，就往窗柵上倒。雲

茵急把燭吹滅。）

（忽有強光一路，從梯頂射下。）

蒲 （自梯而下）你又在那裏哭泣嗎？是不是怕寂寞？我來伴你好嗎？我……

唔，那是誰？……哦是你。

紅 是我。

蒲 那個門是你開的嗎？

紅 是的，是我開的。

蒲 你底鑰匙從那裏來的？

紅 我在地上拾到的。

蒲 那末你來幹什麼呢？怕她寂寞嗎？

紅 啊，這才奇怪咧！你來得，難道我來不得？

蒲 啊，來得來得來得，你不要生氣！（拍她底肩）

紅 (一閃) 什麼生氣不生氣，人家探望一個朋友又是這麼大驚小怪的！不要我

進來，我可以出去。(跑到梯旁)

蒲 (急拉住) 我錯我錯，總之問的不是，下次再也不敢了。

紅 那末我要要求你一樁事情？

蒲 什麼事情？

紅 什麼事情……(沉思) 橫豎你不肯的，還是不說的好。

蒲 什麼事情？你說呀！

紅 你不肯的。

蒲 說也不說，你那裏知道我不肯呢？你姑且說說看！

紅 不說，不說。

蒲 肯的肯的，你說，我總肯的。

紅 真的嗎？

蒲 自然是真的。

紅 那末請你……不說了。

蒲 說呀！你說，我總一定肯的。

紅 一定肯的？

蒲 一定。

紅 那末你發個誓！

蒲 這又何必發誓呢，只要我肯就是了。

紅 是不是？連發一個誓都不肯，還說什麼！

蒲 忘八才騙你。

紅 好！我別的一點事也沒有，我所要求你的，就是請你把雲小姐讓我帶去。

蒲 （驚愕）讓你帶去？帶去幹什麼？

紅 啊，也用不着這樣大驚小怪。你白白地留她在這裏又沒有用。我倒完全爲

你；你既不肯，還向什麼什麼不什麼呢？

蒲 這可不能，別的事都可以。

紅 哼，連連叫你發誓，尙且如此。是見你們男子：嘴，是……——其實這事，與我沒有什麼相干，不肯就算了！

蒲 究竟你有什麼用意呢？

紅 你這腦筋真太簡單了。（拉他同到台口，作耳語狀，蒲始作懷疑狀，繼則微笑。）

蒲 這恐未必見得吧？

紅 你別管：（耳語，蒲大笑。）不過你不能性急！

蒲 那自然，但是終有個大約的限期。

紅 （沉思）大約三星期，如何？

蒲 只要會成功，就是四星期也不算什麼。

紅 不然，你……（耳語）

蒲 所以。

紅 還有一層：（耳語）

蒲 我也想到……（耳語）

紅 是的。總之以後的事，都在我身上。

蒲 這你未免太苦了！

紅 這雖然是爲你，其實也是爲我自己。（轉身向雲）

雲妹，我們走罷！

（兩人同至梯旁）

紅 （對蒲）放心嗎？

蒲 哈哈，你又來開玩笑咧。

紅 可是在三星期內，你卻不能顧問的！



潘 那自然。

紅 那末我們再會罷！

(上梯)

## 第五幕

佈景與第三幕閉幕時同。

### 幕展

淡綠色紗罩燈底電光放射着，月光由窗間射入，靈真斜倚在牀欄上，

掃月靠在窗口唱着曲子。

掃 (唱) 燈光熒熒夜無旣，(樂譜見後，但不用樂器伴奏。)

情絲縷縷若春蠶。

海可枯，

石可爛，

紅 玫瑰

愛花不可一一瓣！

天不老兮地不盡，

愛泉混混復潺潺！

（靜默）

靈 你來把電燈關上了，讓月光可以格外的明亮些（掃月走到床前，關上電燈。

此時台上只有窗間底一路白光，其餘都消沉在黑暗裏了。）

靈 你去拿簫來吹！

（掃月下，取簫上。）

靈 拿來了沒有？

掃 拿來了。

靈 我不能吹，你吹罷！

掃 吹哪一曲？

靈 吹……舊夢吹吹看。——不看譜行嗎？

掃 吹吹看。（吹簫，樂譜見後。）

（先吹一遍，第二遍靈真和唱。）

靈 （唱）思往事，

難回首，

零星舊夢半沉浮！

月盈鉤，

淚痕瘦，

深愁淺愁難消受！（歌聲甚淒黯）

（稍停，門上有彈指聲）

靈 請進來。

（掃月把電燈開着）

(紅玫瑰與雲茵上，靈真從麻床上躍起，急握雲茵手。)

你害病嗎？(顫聲)好些沒有？

沒有什麼，現在已經好了。(顫聲)你怎樣出來的呢？

我是(看紅玫瑰)紅姊姊救我出來的。

(趨前握紅手)你……你……我只能用我底熱淚來感謝了！(哽咽)

紅 靈 雲 靈 雲  
(哭聲)我……我並非要你的感謝……(哭不成聲，停了一刻，作堅決狀)

因為我要顧全愛情，所以我不能不犧牲我底愛情！我不肯做愛情底讎敵，我更不肯讓我底愛人沉淪在絕望的深淵裏，所以我咬着牙齒把我底心一片一片地撕碎，拿我底心底碎片去補我底愛人底心痛的創口！(拭淚)從前，我將畢業於中學的時候，和我要好的男子也不算少。我無論和怎樣的男子去交際，他們終沒有不竭力地歡迎我的。光是那些不相識，而卻來求愛的信件，每天至少也不下四五封。那末我在那個時候，很可以握住男子們底心在我底手掌

裏了。但我不是這樣，我反覺得非常寂寞，非常悲哀。那時我覺得人間沒有真正愛情的戀愛。所謂戀愛，無非是性慾罷了。那些男子們口口聲聲的愛情，不是想假借了個美名，去滿足他們自己底性慾。唉，人沒有不自私自利的呵！（拭淚）後來，我想人生在世，無非是胡鬧一場，我又何必這樣認真呢？於是我就打定主意，脫離家庭，去做我底妓女生活。所以我安心樂意地過了三年的妓女生活。在這三年中，一切的問題，倒還都用不解決而解決的方法，統統免除了。不料去年碰到了你，我底這顆心，不由自主地被你攝去了。唉，這還什麼話可說呢！不過，我現在已經覺悟到以前有許多錯誤的地方。愛確是人生生命底源泉；一個人假使沒有了愛，那末，他底存在，不過和化石一樣地在空間占了個位置罷了。現在呢，我既了解了愛的真義了，人生底目的也已經達到了。但是我底心終究是碎了！（大哭……忽又勉強忍住唉），只要愛情完好，心就讓它碎罷！（稍停）現在我要戴上我殘萎的花

冠，走進我最後的安息地去！（忽從懷中出刺刀向喉間刺入。）

靈（急奪刺刀不及，跪下。）你……你……你……（大哭）你不能這樣……（哭不成聲）

雲（即拾起紅手旁的刺刀）紅姊姊，……（哭聲）你……你……你……等我一等！  
（欲自殺）

靈（搶住）你……你爲什麼這樣？你難道忘了她最後的囑咐嗎？她既然用了她底熱和赤血來灌溉這將萎的愛芽，我們應當竭力地愛護它！總之，（高聲）她是爲愛情而犧牲了她自己底生命；那末我們應當爲愛情而犧牲我們最寶貴的死！

——全劇完——

一九二四，五，一二，脫稿。